

河南通志

卷三十九之上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二六八	六九二	三九六九	漢書類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二六八	六九二	三九六九	漢書類
(六四四卅)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446)		
函號	291	97	

四四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河南通志卷之第三十九

淺草文庫

藝文五

表

魏荀勗讓豫州大中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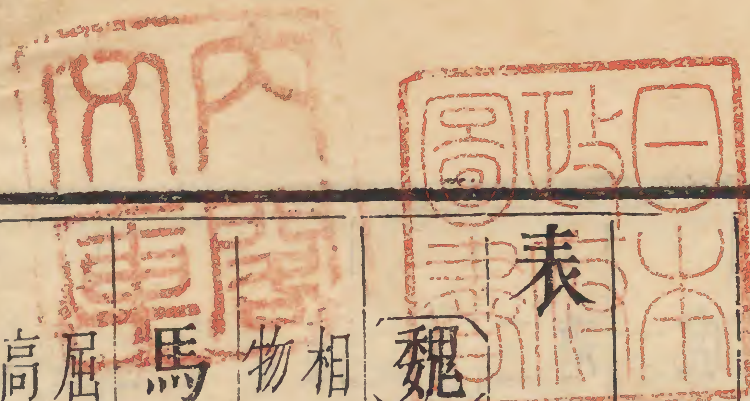
被勅以臣為豫州大中正臣與州間鄉黨初不

相接臣本州十郡方與他州人數倍多品藻人司物以正一州講論此乃臧否之本風俗所重

馬孚請治枋口表

臣孚言臣被明詔與河內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源出銅鞮山

屈曲周迴水道九百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霈雨眾谷走水小口漂逆木門朽敗稻田泛濫歲功不成臣輒按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為方石為門若天亢旱增堰進水若天雨霖陂澤充溢則閑防斷水空渠衍滂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勅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孚言



晉傅亮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臣裕言近振旅

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於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頽鐘簾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塵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某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既開剪荆棘繕脩毀垣職司既備藩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北周庾信賀平鄴都表

泰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

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文離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伏惟陛下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沉雄內斷不勞謀於力救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竊聞伊洛從彞幽并僭偽抱圖載籍

已歸丞相之府御王繫綬竝詣中軍之營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愾俄然掃蕩昔周王鮪水之師尚勞再駕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慮平定寓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竝朝不得同年而語矣雖復八風竝唱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坐鈞臺而誓眾似啟繼夏禹之功入商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此無改之道大孝也歟當今鹿臺已散離宮已遣兵藏武庫馬入華山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于比景之南西北一侯置于交河之北然後命東后詔蒼冥衢壇琬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慚德臣忝竊榮幸蒞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慶不勝鳧藻踴躍之至謹遣主簿曹敏奉表以聞

唐劉禹錫賀收蔡州表

天威遠被元惡就誅一方既平萬國咸慶伏惟陛下

德超遠古道合上玄帥御以來天人協贊削平吳蜀掃蕩塞垣車書大同方國來貢叢爾元濟敢懷

異心輒聚匪人苟偷時月陛下宸謨獨運睿感潛
 通天助神兵人生勇氣既擒兇逆爰正刑書伏三
 紀之通誅成九衢之壯觀宗社昭告華夏式瞻行
 弔伐而在禮無遺烜威聲而何城不克楚氛改色
 淮水安流漢上疲人盡霑雨露汝南遺老重覩昇
 平凡在臣工孰不欣忭臣久辭朝列恭守遐藩不
 獲稱慶闕庭陳露丹悃
張巡謝金吾將軍表
 瞻仰宸極倍萬群情
 碧峯豫遊西蜀追駮駟于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
 山殺戮黎獻蹂汚闕庭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

八百餘戰主辱臣死當臣効命
 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死亡之日
李翰進張巡中丞

傳表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
 轎車或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

答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于存
 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肯其君君恩臣節
 于是乎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
 生于昌時少習儒訓屬逆寇構亂凶虐滔天挺身
 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眾當漁陽之鋒賊時竊
 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雍

丘潰其心腹及魯炆以十萬之師棄甲於宛葉哥
 舒以天下之眾敗績于潼關兩官出居萬國波蕩
 賊遂僭盜神器鴟時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群
 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
 不為之卻賊廼撓出巡後議圖江淮巡退軍睢陽
 扼其咽喉領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
 百以少擊眾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
 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
 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
 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噉膚而食知
 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兇徒精貫白
 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先天文武大聖孝
 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眾復配
 天之業賞功褒節大賚群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
 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
 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過
 以塞眾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
 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
 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握節而
 死非虧教也折骸而爨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三十九

二

覆過咎繇之典容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遏惡揚善
 為國之體錄用棄瑕今眾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
 絀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遏惡揚
 錄瑕棄用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逆寇背德
 人鬼所讐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
 肩而巡朝廷不登坐晏不與不階一伍之眾不假
 一節之權感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
 勢憑陵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眾橫而制之若無
 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
 兵彌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于
 殲滅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
 扼其東故陝鄂一戰而敵人北走王師因之而勢
 勝聲勢纒接而城陷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
 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
 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
 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
 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
 人垂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
 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眾以全天下
 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

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敦世教議巡
 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
 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畧而不書晉文
 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
 僭禪之過也今巡蒼黃之罪輕于僭禪興復之功
 重于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
 徵臣故謂巡者足可以為訓矣臣又聞罰不及嗣
 賞延于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今巡子亞夫雖
 受一官不免飢寒之患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充完
 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強死為厲遊
 魂為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災巡既身首支離將士
 等骸骸不掩臣謂宜于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魂
 葬送巡并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泉之冤猶思
 効命三軍之眾有以輕生既感幽明且無冤厲亦
 國家忘過旌善垂誠百世之義也臣少與巡遊巡
 之平生臣所知悉今巡死大難不覩休明惟期令
 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日月寢悠或掩而不傳
 或傳而不實而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採所
 聞得其親親撰傳一卷昧死獻上伏惟陛下大明
 在上廣運臨下仁遐之德洽于艱難有善必紀無

微不錄倘以臣所撰編列史官雖退死丘壑骨猶不朽

宋韓琦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宰職隳功莫副宵衣之治鄉邦得請重叨

畫錦之行被恩典之特優顧人言而甚愧伏念臣早繇科第遂玷寵榮不圖翰墨之進身自竭涓塵而報國備員諫諍幾不免於竄投奮命疆陲實薦罹於艱阻獨恃聖神之眷誰開援助之言仁宗皇帝知其守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慶歷之始已擢貳於樞機嘉祐之中乃進登於宰輔俄膺冢任益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祧逮聖人之嗣服稠重遭會罄竭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宗之末然而萬微多務一紀妨賢為國持平敢自私於輕重裁人所欲固難免於愛憎加疾疹之嬰纏苦形神之耗敝勉訖因山之禮懇陳上印之宜伏蒙陛下念犬馬之力易衰廓日月之明為照不罪再三之請亟垂開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粉社建高牙之重既疏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光仍襲貂蟬之舊叨塵之甚今古疇借敢不思盡瘁於寢興泯真懷於內外在邊在庭之責惟驅策以當前益堅益壯之心至

後已 楊億知汝州謝表

沉痾初釋寵寄存臻祇命惟寅飭裝靡暇初臨

郡閣獲見吏民揣已若驚戴恩罔措伏念臣本由單弱特稟方愚以童刻之微能際帝圖之亨會驟參綸掖獲草芝函屬以堯德彌文漢辭爾雅雲章有爛諒黼黻以何施天律惟精亦哇咬之罔棄居常磨厲徒益空疎俄踐內庭預司密命值皇闈之有慶扈清蹕以多歡窺雲瑞於封中聽棹歌於汾曲四巡第頌誠辯麗之絕聞二監興妖致冥煩之坐邁偶嬰沉痾遂劇支離因請急以歸寧遠迷蒐而不復率由蹇否自抵困窮矧以蕞爾之軀竢然去職羈孤至甚毀疾居多噴有煩言實盈庭之可畏豁然大度終如地以見容比及跽平果蒙齒叙此蓋陛下仁深慘怛德茂欽明軫舊故以興懷俾肖翹之遂性特加采錄令獲便安伏況臨汝舊邦陪京近輔姬文之化所及首載聲詩地官之籍攸分寔繁兵賦土多巖險民或惰游置使劭農抑惟令典分條察俗蓋有新書臣亦夙侍凝嚴僭窺律度敢忘瘁盡以奉化成然念臣早以斷斷之薄材獲齒振振之近列典司訓誥就望威顏讀銘字於

湯盤時瞻景式載史言于董筆獲次舊聞舛命邁屯榮階絕迹酒泉素願敢望於生歸麗正殘編幾成於死恨今者星畿接畛竹使長人預方國之頒書稟天臺之布憲水深土厚足養於稿骸晝訪夕修冀無於秕政親未光

馮京知河陽謝表 久塵右而彌阻感再造以難勝

聖明坐竊疆藩尚寬罪戾恩私溢望愧灼兼懷伏念臣才不逮中智非經遠特逢盛際再列近司擢之於尋常之中振之於顛危之下便蕃異數究極寵光覲覲備員僅能寡過碌碌成事無足論功徒堅許國之誠靡講衛生之術曩嬰疾疹殆至膏肓雖賴上醫迄存餘喘然而氣血潛耗智慮早衰筋力乏於步趨耳目乖於聽覽勉從職事仍歷歲時覆餗之譏已騰眾口乞麾之請遽側上心矧惟右輔名都三城重鎮水陸皆便次舍非遙食物具宜以時雨既優宿麥滋茂盜賊屏息間里阜安不煩施為有便願養此蓋伏遇陛下天地容覆日月照臨私臣以不報之恩諒臣有可矜之理終始眷遇進退保全顧何心顏敢愛軀命惟願稍加藥餌益

近方書朝露未晞儻復還於舊

曾肇知陳州謝表

觀燭火不息誓更竭於精神

初緣細故輒丐從州繼露危誠復求易地圖報未伸於萬一冒煩已至於再三自非仁恕之朝當在謹褫之域聖恩甚厚私願弗違視太守之章孱愚知幸望長安之日感涕難勝伏念臣訖勢至孤叨榮過重謀身寡術易致於人非竊祿無功難逃於鬼瞰材微命舛福薄災深方祗歷下之行忽邁漳濱之疾顧筋骸之素憊困藥石之交攻氣屬如絲識幾去幹已分身歸於長夜不圖天假以餘生况如夢寐之初回惜若醒醲之未解神明凋耗形體支離念官守之尚遙迫王程之有限內省疋羸之質豈堪撼頓之勞非敢自愛於疲瘞實懼仰慙於任使幸修門之在望侍延閣之見收叫關自言伏鑽俟罪蓋疾痛之加者呼父母而是懇精誠之至者動金石而非難果上惻於淵衷俾曲從於私便維茲藩輔密邇京師事簡民淳首被朝廷之化里安戶佚稀聞枹鼓之音顧臣何人獲此善地可覲康寧之福皆綠覆載之恩矧常守於是邦有相望之仲氏流風未遠故事可詢重念臣昨守汝陰亦

隸畿右始引小嫌而求避出於慮患之太周終明
 大體而復還良以至公之在上銘心敢怠粉骨難
 酬此蓋伏遇陛下聰明燭於萬微而隆寬逮下威
 德加於九有而內恕及人篤遺簪墜履之仁推藏
 垢納污之誼太皇太后陛下處與室之中而周知
 萬事據崇高之勢而洞照羣情常懷大德之好生
 不忍匹夫之失所憫臣忝陪侍從之未察臣實嬰
 沈瘵之餘假借寵靈安全孤朽臣敢不體上之慈
 而哀矜于下念已之病而緩養斯施
韓維知許州謝表
 臣維言輔藩重地豈容授任之輕睿主優恩曲
 遂及私之便顧茲僥倖交積競榮臣幼雖業儒
 愚不涉道徒以朴忠而自信固無文采之足稱遭
 逢盛時蒙被天寵先皇御極擢參鸚鷺之行盛德
 繼明預邁風雲之會荐更器使寢荷上知亦思自
 奮於儒衷庶或有裨於至治而臣才能瑣陋論議
 淺疎訖無圖報之微勞常幸偷安於外補抗章有
 請俞旨輒隨矧是鄉邦素稱名郡一門之內弟兄
 迭換於麾符數歲之間則舊交歡於閭里省先臣
 之墳壠見前日之吏民榮極知慙感深積懼此蓋

伏遇陛下乾坤覆載雨露生成閱舊物而不遺欲
 下情之得遂故茲率品類玷寵光臣敢不頌宣詔
 條修舉政事勉旃夙夜庶無墜於上恩有所
 設施亦少行於素志用為報効冀免譴誅
歐陽

修知蔡州謝表

臣某負薪嬰疾獲辭四貴之遷剖
 竹分符尚忝一麾之守荷寬恩之

優假撫朽質以競慚伏念臣本出孤貧粗親文藝
 遭逢亨會叨竊寵榮方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
 寸况桑榆之晚景嗟已迫於衰遲乃昨誤被選掄
 擢升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
 寄任之匪輕揣庸虛而內懼輒陳懇悃屢瀆高明
 敢冀天慈不遠人欲還其舊職易以近藩惟古豫
 之名邦控長淮之右壤土風深厚物產豐饒雖宣
 化班條慚無異術而守官循法足以偷安此蓋伏
 遇陛下惻以至仁包之大度既不責其避事又曲
 從其便私哀爾疐殘容其僥倖仰被乾坤之造顧
 非木石之頑臣敢不勉自勵其筋骸更殫
 盡瘁之節苟未填於溝壑尚知圖報之方
范仲淹
知鄧州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給事中依前
 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軍州事已禮上

訖瑣關清品穰都善地處之甚重惴然若驚竊念
 臣志意本微才力素寡始干及親之祿俄有得君
 之遇啟沃無隱出處惟命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
 而無悔頃以氏羌犯塞朝廷盱食起臣思過之地
 授臣禦戎之策往罄死力敢圖生還夙夜一心首
 尾四載僅免輿尸之禍終無克敵之勲一旦召還
 五章陳讓惟求守塞不敢入朝再煩詔音促登樞
 右改參大政俾竭微才革姑息之風則謀身者切
 齒尚循默之體則愛國者寒心退孤上恩進歛羣
 怨誠難處於要路復請行於邊鄙方陳豫備之策
 俄覩綏懷之事迺宣霈澤以安黎元臣以患肺久
 深每秋必發求去迺寒之地以就便安之所庶近
 醫藥存養晚年伏蒙陛下天覆地生雲濡雨濯進
 以清近之秩付以偃息之藩風俗舊淳政事絕簡
 心方少泰病宜有瘳實繁寬大之朝將幸康寧之
 福敢不孜孜於善戰戰厥心求民疾於一方分國
 憂於千里上酬
 聖造少罄臣誠

牋

魏應璩薦和謨牋

璩聞唐堯因群士以通治齊桓
 假衆能以定業是故八元進則

太平之化成六賢用則九合之功立竊見同郡和
 謨字慮則質性純粹體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軌
 禮方今海內企踵欣慕捉髮之德山林投謁思望
 旌弓之招寔英奇叙用之時賢達致身之秋也使
 夜光之璧顯價于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
 于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

吳質

答魏太子牋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
 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

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
 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
 相保並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
 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
 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
 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鬲沸軍書輻至羽
 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
 為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
 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
 於國卒以敗亡臣竊耻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

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遊典籍之塲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衰猶欲觸冒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晉陸機至洛與成都王牋

王室多故禍難存存有羊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

政姦臣賊子是為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為亂階至今天子飄飄甚于贅旒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元戎既啟風威電赫機以驚暗文武寡施猥蒙橫授委政外間輒承嚴教董率諸軍惟力視是

宋苟倫與河伯牋

伏惟河伯府君君侯潛曜靈泉翱翔神渚發洪流於崑崙揚高

波於砥柱包四瀆以稱王總百川而為主

疏

漢范升為祭遵請謚疏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

爵割地與下分功著祿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酬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光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鹵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以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

登坻上深取畧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節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爲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按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

杜詩

辭南陽太守疏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群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

天下幸甚唯北塞未譬聖德威侮二陞凌霍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橐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

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驚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甘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上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村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起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効不授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威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郎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而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樊準薦

龐參疏

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塞馬

不敢南向夫以一人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而奇

偉高才武畧有魏尚之風前坐法輪作經時今羗人爲患大將西屯臣以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蔡邕薦邊讓參刑以爲軍鋒必有成效宜助國威

疏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懸齒夙孤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便就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辨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孤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叅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信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遇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夫隨輩而進非所以彰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牛鼎以烹鷄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謂臣惟此寶書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鬱割之間願將軍回謀垂慮少加裁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爲嫌則顏回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之功苟堪其事

古今陳蕃救李膺疏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

一也 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心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按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諺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捐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災肯者天所棄也天之與漢恨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

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晉孫綽諫移都洛陽疏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

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掃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外敵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干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殘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

遷城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决大謀獨在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蹶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餐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入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眾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以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字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都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

化復欲送死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
 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
 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
 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
 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
 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
 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温克壯其
 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温
 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
 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
 狂替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
 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温少留意豈非屈於一人而
 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
 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唐李德裕論河陽事宜疏

右緣河陽奏事官高從
 真到稱十八日陳後逼

山逼谷盡是賊軍茂元兵力寡少頗似危急若賊
 勢更甚便要退守懷州非惟損挫威聲必恐驚動
 東洛皆由魏博未有陣戰陳彥佐又隔深山所以
 併力南攻不得不慮自元和以來賊中用眾皆取

軍寡弱處即併兵用力一處不敵後即移向他處
 計王宰排比已有次第倘遣全軍便發救援河陽
 不止捍蔽洛京足以臨制魏博如恐全軍費損饋
 運計王宰必見先鋒望今日降中使賜詔令宜發
 先鋒五千人便赴河陽所冀免落奸計事幾至切
 不可更遲如蒙允許望賜茂元王宰行敏詔處

韓思復諫捕河南北蝗疏

臣伏聞近日河南河北
 蝗蟲為害更益繁熾經

歷之處苗稼都損今漸翮飛向西薦食至洛使命
 來往不敢昌言山東數州甚為惶懼且天災流行
 埋瘞難盡臣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
 之務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
 以答休咎前後驅蝗使等伏望總停書云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人心無常惟惠是懷不可不收攬人
 心**韓愈汴州嘉禾嘉瓜疏**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
 也

陛下道合天地思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
 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
 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蒂既叶和同之慶又標
 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

小臣喜遇 皮日休請韓文公從祀疏 嗚呼聖人之

於休明 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

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

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

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

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

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春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

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

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

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

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

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患又不知

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

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醜其繼

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作詞

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

文公之蹴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

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

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

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

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

宋范純仁論黃河疏

臣昨日伏覩內降指揮黃河

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功料向

去決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

曰不敢為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

失者也又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

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由此道

也且君心欲如盤水常使平正而無所趣向則免

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之勢惟人君所向群下競

朝因人建議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為北敵所兼併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為萬全必勝尅日可得遂與靈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羣臣無一人受其責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為深鑒也臣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是但一面商議却使進入若別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上誤朝廷所有黃河利害乞付之郡臣有司仔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聖心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

富弼論河北流民疏
臣昨在汝州竊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後却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聞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既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或發遣情願人歸還本貫或放令前去別州或相度口數給與民田土或自令樵漁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項違背朝廷

後來指揮比欲奏候朝旨又為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救卹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去後方具奏聞尋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一依奏陳事理其後來者即教不得給田候春暖勸諭令歸上路後方知其餘州軍所到流民不拘新舊並只用元降朝旨盡不許給與田土臣其時以急於赴召不及再有奏陳自襄城縣至南薰門共六程見緣路流民大小車乘及驢馬駝載至擔仗等相繼絡繹不絕臣每逢見逐隊老小一一詢問當令逐旋抄劄只路上所逢者約共六百餘戶四千餘口其逐州縣鎮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不見者并臣於許州驛中住却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見者比臣曾見之數恐又不下一二百戶三二千口都計約及八九百戶七八千口其前後已過并令未來及有往唐鄧萊州等處臣所不見者又不知其數多少扶老携幼纍纍滿道寒饑之色所不忍見亦有病而死者隨卽埋於道傍骨肉相聚號泣而去臣親見而問得者多是鎮趙邢洛磁相等州下等人戶以十分為率約四五分並是鎮人其餘五六分即共是趙州與邢洛磁相之人又十中約六七

分是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濟戶與無土浮客即絕無第三等已上之家臣逐隊遍問因甚如此離鄉土遠來他州其間甚有垂泣告者曰本不忍拋離墳墓骨肉及破費家產只為災傷物貴存濟不得憂慮餓殺老小所以須至起斛斗賤處逃命又問得有全家起離來更不歸者亦有減人口斲來逐熟候彼中無災傷斛斗稍賤即却歸者亦有去年先令人來請射或買置田土稍有准備者亦有無准備望空來者大約稍有准備來無一二餘皆茫然並未有所歸只是路上逐旋問人斛斗賤處便去臣竊聞有人聞於朝廷云流民皆有車仗驢馬蓋是上等人戶不是貧民致朝廷頒令發遣却歸本貫此說蓋是其人只以傳聞為詞不曾親見親問但知却有車乘行李次第頗多便稱是上等之人臣每親見有七八輛大車者約及四五十家二百餘口四五輛大車者約及三四十家一百餘口一兩輛大車者約及五七家七十口其小車子及驢馬擔仗之類大抵皆似大車並是彼中漫鄉村相近鄰里或出車乘或出驢牛或出繩索或出拚蓋之物遞相併合各作一隊起來

所以行李次第如上戶也今既是貧下之家決意離去鄉土逃命逐熟而朝廷頒令發遣却回必恐有傷和氣臣亦曾仔細說諭云朝廷恐作拋離鄉井欲擬發遣却歸河北不知如何其丈夫婦人皆向前對曰便是死在此處必更難歸兼一路盤纏已有次第如何得歸除是將來彼中有可看望方有歸者也此已上事並是臣親見親問所得最為詳悉與夫外面所差體究之人不同簿尉幕職官畏懼州府府畏懼提轉提轉畏懼朝省而不敢盡理而陳述或心存諂妄不肯說盡災患之事或不切用心自作鹵莽申陳不實者萬不侷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如流民到處且將係官荒閑田土及見佃人占剩無稅地土差有公心向公官員四散分俵各令住佃更不得逼逐發遣其餘或與人家作客或自能樵漁採捕或支官粟飼養速嚴行指揮約束所貴趁此日月尚淺未有大段死損之人可**李綱論都城積水疏**臣伏覩陛下以以救卹得及**李綱論都城積水疏**臣伏覩陛下以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處分遣官固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臣竊

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年未嘗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遠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謁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已以宗廟社稷之靈恃雉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浸淹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羣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恠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繇災害非易禦必有銷去之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廷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施行因衆智協衆力濟危圖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輒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閣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

岳珂額天辨誣疏

天下之

者惟其理之正也藏于人心散于事物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曖昧而未白然事理之在人心自有

隱然而不可誣者是故屈伸有時而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爲今日之榮而今日之屈未必不爲後日之伸也臣先臣飛奮自單卒宣政之間已著功河朔高宗皇帝受密詔首被識拔蓋自是歷官孤卿專制闕外未嘗有虬蟻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明主自信不疑勲名旣高讒碁橫出而先臣之跡始危矣是時城狐負恃勢可炎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撓其鋒先臣之罪何孱薛仁輔以不願推鞠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辯其非辜罷王儂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韓世忠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而奪之柄最後劉允升以布衣扣闥坐極典矣一時附檜之徒如万侯尚則以願備鍛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遙防而得廉卓姚政屢榮傳選之流亦以阿附並沐叅遷之寵夫賞者人之所慕而刑者人之所甚懼也豺狼朶頤而當路顛乃相率而犯之至于軒冕在傍睨而不視是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于心而後不敢爲也蓋非特縉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平恕之吏日擊寃抑之莫伸同列之將不敢以嫌疑而不言衡茅之士不敢以非位而不言奪

柄而未至于僂謂未足以懲猶之可也朝上甄函
 暮拘天陛風肯之下凌雲可知訖不能定寸草之
 命戮及其身為世大耻先臣既歿後有程宏圖者
 大書直指明先臣之冤幸大明當天讒佞悉殄而
 宏圖之言適合聖意而宏圖未敢逆為此望也然
 則事理之在人心何如哉紹興更化逐讒黨復純
 州還諸孤之在嶺嶠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
 屬之孝宗皇帝即位之初首加昭雪復其官爵錫
 之塚地疏以寵命而錄其子孫予以緡錢而恤其
 家族給以元業而使之不糊口于四方旌以廟貌
 而俾有以慰部曲三軍之心日月照臨下燭幽隱
 雨露霑漑遍及死生聖恩洋洋曼出史牒蓋自漢
 魏以來功臣被誣誕謾無實未有如先臣之抑及
 其昭雪之際眷渥有加亦未有如先臣之榮者也
 聖詔之下朝闕庭而暮四海老耄童穉不謀同辭
 咸曰此太上之本心而今皇所以奉承而行之者
 也忠憤之氣固有時而伸而狗國之臣亦非奸邪
 之所能遏已蓋于是而三軍北首死敵之志益銳
 中原來蘇望霓之心益切天下抵掌撫足者亦遂
 少舒其鬱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之言天下之公

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於天下哉其必有不泯于
 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力使惟其理之正而已何
 以明之汪澈宣諭荆襄周行舊壘見其萬竈鱗比
 寂無謹譁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竦然嘆曰良將
 之遺烈蓋如此繼而列校造前捧牘訟先臣之冤
 澈遂諭之以當奏知之意此語一出哭聲如雷咸
 願各効死力至有為岳公爭氣之語澈諭慰久之
 而啜泣者猶未止也先臣御軍嚴整雖小不貫非
 直以姑息結之而使之然也即此以明先臣之事
 蓋有人心之所同而不待區區之辯然先臣之得
 罪天下皆知其冤而不知其所以冤請叙先臣之
 所以冤而後它可言也蓋先臣之禍造端於張俊
 而秦檜者實成之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
 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法敵不行迨先臣
 一戰而捷俊則耻之一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
 欲分其背嵬先臣執義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與
 版築先臣又曰吾曹當戮力圖寇復豈可為退保
 計耶俊則怒之二也彊敵大寇俊等不能制先臣
 談笑取之主上眷寵加厚逾于諸將先臣於俊為
 後輩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之三也檜之怨

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家南還已莫
揜于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靦于寄聲之間以
至二策之合不得輒易大臣之盟檜之私敵如此
則至和之際豈容有異議先臣一則曰恢復二則
曰恢復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臣甫守鄞會稽
文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間嘗一及時事
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秦檜
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先臣誓
衆出師乃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怒二也韓世忠
謀劫使者敗和議得罪于檜檜命先臣出陽山以
摺撫世忠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上意先臣曰
主上幸以世忠陞密府楚之軍則朝廷軍也公相
命飛以自衛則何爲者若使摺撫同列之私尤非
所望于公相者及典耿著獄將寃分軍之說連及
世忠先臣嘆曰飛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
罪吾爲負世忠乃馳書告以秦檜意世忠亟奏求
見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旣而詰檜且促具著獄得
減死犯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憾先臣之心誣事
檜檜之憾先臣視俊尤甚唱和一辭遂成大獄况
輔之羅汝楫之迎合王鵬兒之告誥万侯高挾故

怨而助雲王貴劫於私而強從則先臣固非以淮
西之逗遛而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憲亦
非以謀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
禮可考也通書之跡已焚矣惟鍛鍊之是從復掌
軍之謀則又取信于讎人之說而必成于狴犴之
內甚而陳首之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典
獄雖張俊極力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安矣明辯
皆可覆也嗚呼寃哉顓天莫聞洪皓常奏事而論
及先臣不覺大慟以爲彼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
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爲岳爺爺及先臣死莫不酌
酒相賀以爲和議自是可堅而杳龠嘗謂人曰敵
自畔河南之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于敵勸上班
師敵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
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然後和可成
也檜于是殺先臣以爲信即皓之所奏而觀之岳
之言其不妄也臣故先述先臣之寃後述所以爲
顓天辨誣之意蓋先臣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而
其內剪外攘之尤彰大著見者雖三尺之童亦能
言其事破張用收曹成歐虎寇而歸之農蹙叛將
而降其衆擒楊么以清重湖戰李成以復六郡秘

計成而劉豫廢忠義著而梁興來兩至淮西而敵
 騎遁跡一至朱仙而北將願降忠義百餘萬應于
 河北賴陳數十郡復于河南境上駸駸乎返舊矣
 而奸臣誤國亟命班師使先臣之勲不克自究此
 又雖三尺之童不能不為先臣扼腕而嘆息也此
 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賤昧不根之謗於今幾
 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
 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竊痛焉臣
 自齟齬侍先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大畧誠恨
 不及逮事以親其所聞惟先父臣霖易簣而命臣
 者言猶在耳不敢不卒厥志自束髮以來朝夕憂
 惕廣搜旁訪而訂正之一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
 之以家藏之詔本日月不謬而後書蓋如是者累
 年而僅成誠懼無以終父志而使先世之忠無所
 別白乃于行實之間摘其未明者自建儲而下凡
 五條條皆有辨辨必有據庶幾上附信史下答先
 命使先臣之誣得因是而暴白于天下萬世臣死
 且不朽矣先臣得罪于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
 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之十月其相距凡十四
 載而檜是時兇焰烜赫威制上下蓋專元宰之位

而秉筆削之權當時日曆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
 冬檜既監修國史岳飛每有捷奏秦檜輒欲沒其
 實至形于色其間如潤畧其姓各隱匿其功狀殆
 不可一二數大率欲薄先臣之功以欺後世使後
 世以為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臣之不幸且惜
 千載之後何以傳信于今前所陳致禍之六條後
 所陳辯誣之五條雖天下之人戶知之人誦之野
 老賤夫得于傳小夫庸俗騰于說按之詔旨而不
 謬驗之歲月而可稽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恨國史
 木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上詔當制學
 士綦密禮出檜二策示以御札明著其罪日星炳
 耀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暨檜再相深掩諱之公
 騰函章下台州于密禮之婿謝伋家取之以滅跡
 煌煌聖畫尚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
 呼此豈特先臣之不幸廟謨神筭鬱而不彰檜之
 罪尤不勝誅矣金匱石室之書固非臣所得而見
 然臣所以附其言于此者亦特見天下所以哀先
 臣之不幸而痛直筆之無考也嗚呼此顯天辨誣
 之所以不得不作也司馬遷之言曰要之死日而
 後是非乃定是非定于既死此人心之公論也而

先臣既死之後秦檜方柄國鈞天下噤不敢議稔惡而斃繼之者猶一時之黨也中經更化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以為敵方願和無故而錄故將且召禍不可故還嶺嶠之諸孤復純州之舊號皆出一時之特斷而拳拳聖眷首發于揖遜而命之頃故先臣復官錄孤之事皆高宗之所親見而先父臣霖欽州召還賜對便殿王音宣論謂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則孝宗之所以得先臣誣枉於問安視膳之餘者蓋鮮矣故一時辨先臣之事如李若樸何彥猷或生拜即曹之除或死沐褒贈之典而睿旨曲頒且有秦檜誣岳飛舉朝莫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蓋不辨而自明嗚呼聖恩厚矣獨以古人之言所謂至死而後定者蓋已出于不幸而先臣之死于二十年然後奸邪闢正論與九泉孤忠始遂昭雪此其不幸尤可哀也臣尚忍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和議為懷奸以深入奮戰為輕敵以恢復遠畧為不量彼已以不事家產為萌異志以不結權貴為妄自驕傲此臣又將哀檜之愚而不必辨也

胡安國二程夫子從祀疏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

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常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為辯辭解釋文意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脩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願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或謂高明所以

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願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願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恠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願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諸人雖祿之千鍾有不顧也其餘則一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濶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彛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願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山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厄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

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願有易春秋傳顯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其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奸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之而作而天

任伯雨修河堤疏

河為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治河者莫如本朝而徇衆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臣不敢遠引祇如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論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齒稍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使之東注凌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隄益防惴惴恐決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隄防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



蓋河流混濁泥洪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納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增設隄防乃為長策

明王恕蝗災自劾疏

竊惟蝗蝻生發固雖天災實關人事人事修則天意可回

而災不為災矣昔卓茂令密邑而蝗不入境茂能修其職也今蝗蝻為患於河南者豈無故乎良由臣巡撫失職不能敷宣聖化以安民人是故上天以此而譴告耳况臣管內地方連年水旱加以去歲荆襄盜起軍勞於征調民困於轉輸及今年又起運稅糧并勒合買辦物料等件比之往年數多今又遭此蝗蝻之災軍民何以聊生考之於史宋真宗罷諸營建而飛蝗盡絕此真宗能修德政以應天是以天災隨之而消也伏望陛下以天戒為可畏以地方為當重將臣罷歸田里另選賢能代理其事尤望陛下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其餘一應不急之務無益之事可減省者減省之可

停止者停止之使財不妄費民困少舒庶幾天意可回而災沴可弭矣臣受國重寄值茲災異不敢

循徐恪論河患疏

竊惟天下之事有不可緩之勢有不可不恤之情大要在於保

全國計慰安人心而已而慰安人心又為保全國計之本夫黃河之水萬里而來奔激走徙古今不常天下之害莫加焉國家財賦倚重東南去海道之艱危即會通之平穩天下之利莫加焉惟濟寧臨清一帶水源短少易得枯涸往往置閘築堤積水行舟今河決而北直趨張秋又決而東長奔入海將使運道中絕東南財賦恐難遽達京師今日疏濬扼塞之功誠不可少所謂有不可緩之勢者此也然河南地方三四年間天鳴地震星隕冬雷警災迭示人心危疑加以饑饉薦臻死徙殆半賦役頻繁代鬻輸納仰事俯育皆無所望故復業之民旋復逃走恒產之家亦少固志於斯之時可靜而不可動可養而不可用所謂有不可不恤之情者此也夫勢不可緩而情在所謂當恤茲欲兩全而無害處之必有道焉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

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毫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北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彌漫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厯聖衷軫念運道之阻艱生民之魚鼈特勅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修理功雖畧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為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瓠子之決其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十餘年塞之不效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邑之私倡為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沈璧馬籲神祇又令將軍以下親負薪卒塞決築宣房河在武帝時不過為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可已者烏可以一噎

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遽回耳議者以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之處僅二百餘里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澱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嘗用工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於履陸一夫之牽挽過於六羸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力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

於河道無甚相闕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備工物料衣糧醫藥賑濟之需皆賴以給故魯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漕運既由張秋比之勝國尤為重要與此大役其得已乎但合用椿草鐵石船埽等料并備工口糧動以萬億所在倉庫既多空虛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何取給若不早為之處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於去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三法缺一不可工料口糧自當預備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景泰年間張秋塞決事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發劉大夏收用瀝懇具陳不為無據寥寥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溢泛濫決口日深運道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徙而北計將安施雖已側聞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北顧心竊憂之雖在疎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僭陳伏望皇上斷自宸衷叅以國是檢臣前奏早賜裁處如以迂遠不切時宜更乞深念國計俯卹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

石以充口糧之需小民間知必將感念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功無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不一慰安人心哉仍乞再勅劉大夏專理其事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贊襄俾几椿草等料得預為計臣雖庸劣亦當體聖意少竭心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消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緩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南頓河道俱起倩河南開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椿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陵岡塞口人夫於開封大名二府相兼起倩張秋塞口人夫於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併力築塞官吏軍民中有負智能善扼塞者悉聽取用俾罄巧思並誦羣策用工人夫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撥醫調治人心歡悅則用功必力毋計口月必求成功小者有債敗母輒沮挫誠以今日治河國家大計事至難處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伏乞皇上

再勅在廷羣臣議處而行必求萬全又按古禮水旱癘疫禱于山川之神今大河之神著在祀典配享南郊炳靈西瀆患久未平亦宜祭告伏望皇上齊明以格天心靜一以契地道仍勅翰林儒臣撰告文一通內降香帛專遣大臣前來致祭如漢武帝沈璧馬故事庶幾神人協相而成功之可必矣

胡宣救荒疏

臣欽蒙聖恩除懷慶府溫縣知縣臣斷絕鷄犬無聞啼饑號寒而哀聲動地拋妻棄子而怨氣冲天積屍惟存其骨林木盡去其皮觀此災異實為可憐臣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隨據本縣太平鄉里老朱福等連名狀稱本邑地狹民貧素無積蓄先自成化十七年天時大旱田種無收十八年大水人畜漂沒十九年虫蝻生發食傷苗稼累年被災困苦無伸荷蒙朝廷垂憫小民已將該徵錢糧寬免未有逃竄不期自成化十九年來至二十年十一月一向亢陽二麥不收秋田無種况本縣倉廩空虛無從賑濟各行採食蓬蒿宰烹禽畜又將房屋拆壞變賣且有鬻子女以易粟割人肉以克腹者蒙本縣累行申請上司乞為撥糧

救濟奈一時未到饑餓難忍相率逃移又兼逼迫拖欠錢糧以此小民愈思遠竄若不備情上告給糧賑濟民命難存等因到縣誠恐未的臣就於次年正月初二日親詣各鄉逐一踏勘盡日不見人踪沿村不聞煙火瓦礫蕭然屋廬傾圮或饑餓不能出門戶或殭死無人埋瘞途間不敢獨行多被饑民打食甚至同行至親相為割食救命俱係窮極不畏明禁除責委本縣典史張英督令地方火甲埋瘞巡視外臣勘得本縣逃移者十有八九見存者百無一二已委本縣縣丞劉璠前往鳳陽等府招撫外臣竊見河南等府惟懷慶被災甚重懷慶六縣惟溫縣尤重查得本縣自成化十九年拖欠一應夏稅秋糧及棗子易米共三萬二千八百石一斗二升潤絹八百九十二疋馬草七萬束今年飢民流移向後豈無躲避縱有一年豐收難補數年拖欠乞將歷年逋負量免以安民心本縣原派京班皂隸一十五名楊村閻夫十名鄭府長史司皂隸十名拖欠成化十八年紅花一千四百斤水牛皮二百二十五張成化二十年起至二十一年止原額歲辦皮張共一千一百二十五張折

胖襖一百四十件俱係上戶應當今民已逃竄無
 從解發誠恐臨時悞事累罪不便合無改派有收
 去處待民復業照舊起解庶甦民困如蒙准奏皇
 上以天地之量日月之明憫生民之疾苦推一視
 之同仁乞勅該部會議將前項拖欠量行蠲免京
 班等項暫且改派差官賑濟便益臣干冒天威不
 勝悚慄具本專差司吏
李夢陽應詔指陳疏 詔曰
 方璽親齎謹具奏聞

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
 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
 是戶部主事臣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
 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
 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
 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觀事積憤誠激於中義
 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護藥石而鮮包藏是
 以為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
 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為身也藥石非規名
 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
 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教化浹洽而百
 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

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以加矣飭
 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
 聞惓惓焉若將失之欲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
 詔布誠廣路論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
 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
 乎臣故曰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
 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為之而陛下弗察
 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
 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
 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夫天下之為病者二而不
 之去也為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為漸者六而不可
 使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
 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
 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覩可畏之勢
 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為自全苟祿之
 計是懷不忠而欺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
 呈惟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
 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機無其形譬
 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
 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

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而
 吶吶不吐詞則目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
 而委曲則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傲翕然風靡為
 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
 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
 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
 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
 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曲直明白
 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
 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
 謂之有禮義庶耻邪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庶耻
 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
 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
 四邊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
 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
 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
 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
 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為腹心之病
 夫倉廩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
 此輩為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邪夫例誠不可

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
 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
 羊哉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幸陛下洞見情實外
 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但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
 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其奸
 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
 斥彼何所憚而不為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
 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
 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
 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
 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闢割新兒以希進用矧今
 有詔矧今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
 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
 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地乖於上人心怨
 於下而陰性狠貪之徒無忌憚於中而國不危者
 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於此
 時拔良直獎忠鯁斥無耻大臣進虛扁之佐則必
 轉病而為安厭禍以為福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
 為也今議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為無耻
 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

則君子進卽有小人不相率而化於善哉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割內官之權欲割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千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橐韃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而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驥四衛

者今非所謂內兵邪外官旣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瓜牙之目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叅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邪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瓜牙乎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燭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王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叅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思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卹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日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

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
 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
 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綫
 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
 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
 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
 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
 今既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
 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必又倍矣
 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
 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
 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
 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稱頭如
 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
 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畿民之害
 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
 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
 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
 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
 家既奉天子命為已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平其

墳墓毀其房室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上著之民
 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
 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
 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
 是不與國同休戚邪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
 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蘇州牧馬草場
 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剖之臣竊悲焉是
 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
 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耽閣其
 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者轉而死
 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
 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
 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為已有也今據
 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
 不問且此百姓皆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
 忍為此邪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
 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
 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
 馮誣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
 閑草地牧馬為便六漸一日匱之漸夫匱之漸者

何也臣以爲兵連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空運之例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置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強敵突厥者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非以鉅萬計諺曰下入一出今彼巨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政行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未耕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其不給賑其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

河南通志 卷之第三十九 三

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愈于餒乎往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卽死不猶愈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于追繫鞭笞之苦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卽死而愈于凍餒追繫鞭笞則彼亦何所不至邪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譯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千里水旱之災然且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強敵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

馬以何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卽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厲糜乎賞不足以諷夤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庶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于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爲丞臣不知報邪勸邪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汚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恡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

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番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邪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殖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

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
年又最短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
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此又詔葺其圯廢臣不
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真人者太虛
無為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
尊為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
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煽惑人心堂堂
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
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
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下柰何去之
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
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
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
何不逐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一法使天變息
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
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
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為其防決也夫水
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高皇
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
息以為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

又使大貴而富已又考其器度則奴之等則又不
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
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
為此固保全而使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
所以保全而使之安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
以為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凌今壽
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折人
房屋強擄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
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旌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
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測日而視
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
眾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安得乎臣竊以
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
呂維祺請免河
南糧疏 臣聞善固本者必先元氣救危病者首重
腹心以今天下之大勢京師元首也九邊
肩背也東南財賦所出榮衛也而臣鄉中原腹心
也百姓則元氣也淮徐則漕運之所經而京師之
咽喉也慨自軍興旁午轉運呼庚於是徵輸繁而
元氣病矣秦晉之寇流毒中原而腹心病矣蓋數

南糧疏 腹心以今天下之大勢京師元首也九邊
肩背也東南財賦所出榮衛也而臣鄉中原腹心
也百姓則元氣也淮徐則漕運之所經而京師之
咽喉也慨自軍興旁午轉運呼庚於是徵輸繁而
元氣病矣秦晉之寇流毒中原而腹心病矣蓋數

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輸
 輓與午旱辛未早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
 於是有斗米千錢者有採菜根本葉充饑者有夫
 棄其妻父棄其子者有自縊空林其填溝渠者有
 相殘食者兼以流賊之所焚殺土寇之所劫掠而
 且有礦徒之煽亂而且防河之警擾而且盡追
 數年之舊逋而且先編三分之預徵而且連索久
 逋額外拋荒之補祿夫臣曾待罪錢穀極知司農
 仰屋自難執經生用一緩二之說然而正賦不可
 減矣加派不可驟停矣連年舊逋固難盡蠲也獨
 不曰有大荒屢饑之區并迫數歲必不能應耶三
 分預徵或濟急用也獨不曰名盈而實虧但緩一
 歲即歲歲見徵耶額外拋荒責數年之逋亦正理
 也獨不曰此沙澗河灘荒糧之補祿不皆實額耶
 舊徵未完新餉已催額內難緩額外復急村無吠
 犬尚敲催呼之門樹有啼鵲盡灑鞭朴之血黃埃
 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燐夜夜嘗聞鬼哭欲
 使窮民之不化而盜不可得也欲使姦民之不望
 賊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窮良之不率

而奸不可得也或猶曰黃河天塹可恃耳頃聞賊
 已冰堅渡河矣夫河以北苦兵河以南苦荒今荒
 猶故也又苦餉矣餉已不支也又苦兵矣荒而加
 以餉又加以兵更不支也又苦連荒之餉連荒之
 兵矣傷哉民也誰非赤子父母兄弟夫婦男女摯
 嗟愁苦靡所控訴一至此也萬一浸假而賊續再
 有渡河或浸假而攻陷城池則秦蜀之道梗河洛
 之齒寒或浸假而盤踞嵩永等處之深山則巢穴
 老而勦滅無期或浸假而南窺楚東窺鳳泗淮徐
 則籓籬撤而漕運亦可虞天下事尚忍言哉書曰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傳曰勿使滋蔓蔓難圖也夫
 人有肩背肢骸病而腹心不病者即或病而尤能
 滋榮衛以戴元首何者其元氣固也臣鄉之元氣
 何如哉伏懇我皇上深惟天下之本急賜乙夜之
 覽勅部議覆速查河北河南果確係見罹兵火連
 年荒旱地方准免加派預徵以收拾思亂之人心
 以預遏附賊之口實仍乞一面勅下督撫按諸臣
 力扼餘寇於黃河水堅之隘無使續渡及占山為
 巢者無使東越洛汝襄葉一步至於宿壽鳳陽等
 處皆逼處震隣之地尤宜禦防奔突以圖徙薪徹

桑之計總之固元氣以靖腹心謹咽喉以寔榮衛於以堅元首之戴而苞命脉於不援者其豫圖之矣
敬陳表章疏 奏為敬陳表章孝經八要以課實責效事首在皇上躬行大孝故其

一要曰進講經筵以樹模範蓋天子之孝與臣下異而皇上之大孝又與三代而下之帝王異何者臣下以一身一家為孝皇上以興起天下之孝為孝也三代而下以試士為表章皇上下大孝以樹模範奏孝治為表章也先臣丘濬有言人君肇修人紀愛敬既立則家國天下無不感化我皇上嘗論臣下曰朕不敢與天地祖宗並此不敢之心大孝也充此心以敬天仁民錫類不匱當深居燕閒時披閱孝經詳玩意義仍命儒臣進講而奏孝治之化道豈遠乎哉太祖高皇帝曰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於萬世成祖文皇帝曰人君之教與庶人不同此誠皇上之所當法者然世儒之言曰今天下貪欺成習兵食告匱賊寇交訌何汲汲於此臣以凡此者正由教化之未明人心之未正又經之未實故也矧一代之人心風俗聲教德化皆係於人主之精神好尚蓋上之精神天下之所

繩從而鵠望也如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賦宋之理學風教所樹人心景從况皇上精神所注首以孝經立之繩鵠而天下有不翕然一變者臣不敢信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誠行孝經於今日之天下使天下之服習者皆願為忠臣孝子皆欲實為朝廷任事豈復憂貪欺憂兵食憂賊寇何者得其本故也得其本而凡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其道皆可該也其以之教儲睦族皆孝治之最大者是以敢次第言之二要曰東宮講習以端儲教三要曰頒諭宗戚以敦親睦何以明其然也臣聞太子出閣講學所以端軌樹範養正作聖無不肫摯臣以為尤必先教以孝蓋孝德之本教所由生使太子當蒙養時即知問安視膳溫清定省而豫啟迪之以舜之大孝文之止孝武之達孝如孝經一書更當朝夕溫習諭令儒臣開導講解以為異日孝治天下之本昔我太祖高皇帝曰為太子者當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我成祖文皇帝曰皇太子當進學之時欲使知要庶幾將來太平之望我仁宗昭皇帝諭楊士奇等曰東宮開講筵當

以大經大法進說非我皇上之所當法者乎臣又聞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若是乎大孝之先篤親也昔我太祖高皇帝諭秦右相鄭九成等曰朕封建諸子選用傅相凡與王言當廣學問陳忠孝使其聰明無蔽上下相親我成祖文皇帝賜蜀王書曰敦孝循理好學不倦勉自愛重用副所懷又曰國家篤於親親宗室謹於禮法共保富貴令聞長世此又非我皇上之所當法者乎皇上篤念宗親備極優渥而頃又允閣臣楊嗣昌之奏申論諄切加以敕獎誠論可謂仁之至義之盡臣以為當頒孝經於各王府宗親俾各服習體認以成皇上親睦之仁至於戚臣一體頒諭宗學一體試題仍乞諭令選舉教授必以敦孝行通孝經為本庶孝愈篤於本支義共固於維城矣又其次則揆文奮武宜弘薪樞之運而醇菁莪之化也故四要曰頒行試題以驗習學臣聞孝為百行之原孝經通六經之會皇上加意此經業命誦讀試題矣然該部原疏但云將孝經小學間出論題耳合無責令兩雍省直師儒學官凡遇舉貢生儒考試照經書出題作制義如解卷無孝經

制義以不職論昔太祖高皇帝謂教化之道學校為本宜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成祖文皇帝謂學較風化所係在上人作興之耳則皇上仰法二祖教化天下以孝作忠者道必本乎此也五要曰鄉會出題以隆大典臣聞漢唐以來率用孝經取士如漢置孝經博士唐以論語孝經孟子為一經宋尚書省加試論語孝經其來已久自王安石黜孝經貢舉遂不以取士矣今制鄉會試初場題例以四書三篇經四篇合無勅令習本經者皆通孝經遇鄉會試令出孝經題一道例於四書後本經前減本經一篇即自十三年為始成祖文皇帝曰孝經者聖賢之格言大訓宣宗章皇帝曰設科求賢願得忠孝之人以資國用朕之心亦如此則皇上頒行孝經承成祖宣宗之言此正繼志述事之大孝也六要曰頒諭武士以明大義臣聞宋儒程顥著訓武學欲添習孝經曰欲令武勇士知義理故東漢時有命虎賁士習孝經者有命期門羽林通孝經章句者而我成祖文皇帝曰申明武學嚴其課讀毋為文具孝宗敬皇帝曰公侯駙馬伯子孫命讀書習禮將來朝廷庶得世臣之用伏乞皇

上諭頒孝經於天下武學其考試必開出孝經題
 目其武場鄉會試亦一體出題至公侯指揮世襲
 等官子孫承襲必問抽孝經一二段命背誦解講
 通者方許承襲庶于城腹心之士猶有敦詩書悅
 禮樂之風然辟舉不真風俗不醇雖欲復古孝治
 猶未也故次七要曰辟舉真孝以勵士俗臣聞漢
 辟舉孝廉猶為近古我祖宗朝尤加意行之太祖
 高皇帝曰為國得寶不如得賢又曰但嚴舉錯之
 法則冒濫自革宣宗章皇帝曰務選經明行修之
 人不得濫舉皇上既命復辟舉矣然必深明辟舉
 之首重乎孝使天下知上意之所重然後可挽澆
 俗而於變耳合無勅命撫按遵奉新頒聖諭每年
 終類奏各舉通習孝經孝友庶讓者無論紳衿隱
 逸多不過三人有奔營濫舉者連坐其提學考較
 巡按出巡聽酌舉真孝徑自獎勸優賞如黃香扇
 枕溫席而舉授榮王王元規著孝經義而詔舉高
 第皆其遺事也終八要曰諭俗講解以正民風臣
 聞化民成俗以孝為先太祖高皇帝曰風俗本乎
 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成祖文皇帝曰
 近俗簡於事親此蓋教化不明之過合無勅令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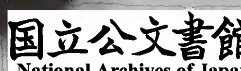
下府州縣官於講鄉約時先宣聖祖六諭間亦講
 說孝經務令通俗易曉以化鄉愚凡塾師教習處
 皆頒孝經一部命誦習講解其士民杖笞小過果
 能背誦講解明白亦准寬宥如司馬光講庶人章
 以誨父老真德秀作庶人章解以化泉民又如王
 漸誦孝經義而鄉里慚謝常景駿以孝經化貴鄉
 而母子感悟皆其成效也總之表章八要以朝廷
 為萬國之倡俾天下皆講明正學實敦孝道如此
 而期月之間紀綱粗布行之三年有不成教化變
 風俗裕兵食再久之而有不復祖宗淳熙之化舞
 于兩階幾致刑措真才輩出輔德翼治者乎帝德
 巍煥不識不知而順則王道蕩平無偏無黨而式
 度斯文未喪至孝通神唯在

鄭世子朱載堉讓國

正倫疏

臣始祖鄭王瞻峻生四子嫡第一子是為
 簡王祁鏌其餘三支今皆故絕簡王生十

二子嫡第一子是為僖王見滋餘皆庶出今惟第
 三支第四支第九支第十支見有子孫餘皆故絕
 僖王止生二子嫡第一子是為康王祐杓其第二
 子祐憶未婚早卒康王無子亦無親支弟姪正德



二年康王薨逝正支已絕推舉旁支入繼以倫序考之則簡王第二子未名殤歿惟第三子盟津王見濛見在最長應該承襲鄭王緣伊先年與其庶母張夫人不和時當言語相犯夫人懷恨恃寵撥王誣奏不孝罵父等情革去王爵讀書習禮後又誣奏魘魅人命等情降為庶人送發高墻未久朝廷察知其冤特旨取回舊府居住當時案卷今雖磨滅然有成化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勅旨一道及成化二十三年二月十八日璽書一道足證其事蓋勅旨乃憲宗皇帝責誠簡王偏聽之失璽書乃孝宗皇帝勸諭簡王相和為美宸翰具在可覆視也簡王既蒙天語講和追悔前非遂相和睦自簡王至康王凡上八疏乞復盟津原爵該部查無事例未蒙俞允至是康王故絕因盟津未蒙復爵有礙承襲權將伊庶弟四子已故東垣端惠王見湏之子祐擇進封鄭王是為臣祖懿王時正德四年五月十五日也本年九月初三日盟津病故遺有一子尚幼正德十六年懿王薨逝嘉靖六年臣父恭王厚院襲封嘉靖九年初建南北郊大祀禮成詔許宗室有虧枉者奏辯定奪盟津遺孤

祐樞應詔陳情為父伸冤比照律例一款若祖父母父母聽信後妻愛子盡惑謀襲官職爭奪財產等項捏告打罵者不拘所犯數次亦與辯理欽此欽遵凡上三疏情詞懇切世宗皇帝憐之嘉靖十年八月內准復伊父原爵贈以恭懿美謚頒賜冊印祭葬如禮嘉靖三十三年祐樞病故其子厚煒亦遺孤載璽等今皆為布衣隱居耕讀人頗稱賢以倫序言實為宗胄玉牒可稽豈敢誣也夫盟津之冤蓋有來由非一日矣然今懷慶之人謂當時部議云但恐見慈既准追封之後祐樞必復乞思承襲事涉宗室關係匪輕為此議者蓋以臣父既已襲封理難輕議必待臣父身終或更有議處耳此語相傳六十年矣據理而觀稽倫序正封爵宜在此時臣今若不自陳以申公論則使一郡之人率疑由臣父祖攘奪伊家鄭王爵位致伊子孫不得其所蒙此不義之名累及父祖臣實耻之若撻諸市則臣之冤有甚於彼者矣是以懇上三疏堅辭府事而議者猶疑臣有患失之心故投臣以不拔之業益使臣之心事難白徒抱慚愧而不能自已也臣有未議願為皇上陳之乞聖裁折衷焉昔

晉人納捷菑子邾以獲且長故弗克納而春秋善之者善其弗克納也衛蒯聩得罪於父輒尊祖以拒之而仲尼必也正名蓋不以其得罪而遂罪之也宜曰申生伯奇孝已之流初未嘗非得罪而畢竟非其罪也以今日之事言之則盟津恭懿王獲且也東垣端惠王捷菑也彼雖得罪非其罪也此雖賢非所宜立也夫何故立嗣以嫡不以長立庶以長不以賢東垣既非嫡盟津實為長嫡庶之分長幼之序人紀天倫古今之所重也春秋大義正名為先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左傳曰辭順而弗從不祥此之謂也昔魯侯之子長曰括少曰戲周宣王立戲為魯侯嗣厥後括之子伯御殺戲而自立說者以為宣王之過殊不知戲所自取禍耳詩不云乎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巴斯亡此古今之龜鑑也切照臣祖懿王進封之時盟津見在尚為庶人臣父恭王襲封之日彼雖已故猶未復爵是以臣祖及父皆在例前於理無礙今既復其原爵贈以美謚倫序最長後裔又賢臣之襲封乃在例後是為有礙臣與父祖所處之時不同事涉嫌疑理當迴避正在此時

耳傳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姑以臣身言之襲封一節自反而不縮者也辭爵一節自反而縮者也載璽輩猶所謂褐寬博也臣曾祖至臣舅五世已成之業猶所謂千萬人也臣父生受先朝殊恩歿感皇上恤典亦宗藩中一巨擘耳奈何使臣父子首犯皇上新頒要例得罪天下後世萬一諸宗或有庶奪嫡少陵長指臣父子以為口實以負皇上之恩而貽臣父子羞臣實為此懼耳夫名教中自有樂處何必鄭王爵位認為已物違理越分以圖快意而後為榮哉況臣近日痼疾發甚痰嗽帶血日夜不止飲食減少氣血虛羸肌肉消盡惟有皮膚包骨骸耳臣今死在旦夕一身尚且難保豈堪管理府事是以四乞天恩容臣辭爵調理病體臣得優游林下頤養天和心廣體胖俯仰無怍生順歿寧而無遺憾豈非幸乎不然則隕越天倫汨陳人紀招爭奪之誚壞禮讓之風玷辱親藩延累父祖祗有損而無益恒抱幽憂之病戚戚而無以為樂靜言思之亦可羞也寧從臧札遺踪窳匿岳穴枯槁自斃終期不負此心而已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不

亦善乎伏惟聖明詳察臣又疏奏為遵要例正倫下情無任激切瞻望之至四乞天恩垂憐衰病俯賜退閒調理以延殘喘事查得欽頒宗藩要例內庶子襲封一欵親郡王娶有內助妾媵不論入府先後已未加封所生之子皆為庶子如嫡子有故庶子襲封父爵定以庶長承襲若有越次爭襲朦朧奏擾者將本宗參究罰治輔導官并同謀撥置之人行巡按御史提問治罪先該臣奏為臣祖旁支入繼相傳至臣例前例後不同有無違礙亦異乞勅行查以申公論及臣患病年久不堪管理府事等因奏奉欽依着該撫按官上緊查明具奏欽此欽遵查勘得臣所奏俱各是實別無情弊仍議臣管理府事臣男代行禮儀臣聞此議心殊未安蓋疑大不可者三事故不得已敬陳顛末伏請聖裁臣惟宗藩要例者皇上欽定之法令也臣等之所奏行者也皇上發號施令先棄此例何以責成天下之宗藩臣等奉行先違此例何以鈴束一府之宗室臣愚以為大不可者一也臣曾伯祖盟津恭懿王果真有罪則孝廟何以特賜璽書辨明其冤世廟何以特頒謚冊在

揚其美如果無罪則其子孫自當襲其祖爵以正倫序勿使懷慶一郡之人竊疑盟津之所以不得襲封出於臣之祖父陰據而暗沮之也死者含不白之冤生者蒙不義之誚玷清議而紊大倫此其大不可者二也朝廷篤念親親靡不周至未嘗不欲其壽且康也臣患心癆久疾動輒吐血不省人事旬月之久疾勢還甦甦已還發蓋遇閒居靜養則疾勢稍輕若思慮勞心憂愁驚恐七情所迫則轉加沉重反覆相尋非一年也一聞委以藩務驚懼成疾比前尤甚議者徒知愛臣投以府事不慮致臣殞失身命恐非仰體皇上恤臣之德意此其大不可者三也臣為此三不可不容白已三乞天恩始蒙俞允該部移咨前來明開推賢代理祇將應代之人取具宗儀保結以憑覆奏該長史司遵奉移文會集諸王宗儀公同推舉廬江王原光齒德獨先賢能素著堪以管理府事及查臣疾委實年久臣男翊錫委實庸懦俱各不堪管理府事隨取郡王各宗儀等不扶印結與臣所奏相同轉達間議者不查臣疾反覆偶見暫時稍愈即謂卧護無妨意見聞齒遷延不決臣益增懼前疾復作吐

血不止危在旦夕若不具奏誠恐仍以府事累臣
 難保軀命乃敢四乞天恩伏望皇上准臣所奏俯
 賜特旨命舉賢宗管理府事庶為便益看得臣族
 弟載璽委係盟津恭懿王嫡曾孫稽諸譜牒倫序
 最長寃屈有年已鑒知於列聖顛連無告久憫惜
 於輿情朝廷發政施仁所當先及者也又看得臣
 族叔廬江王厚光立身忠信居家孝友賢能素著
 宗民咸服倫序雖後齒德獨先朝廷尚德親賢所
 當簡用者也從公推舉惟此二人一以堪繼親藩
 一以堪管府事但臣下情未敢擅便請自上裁定
 奪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從公查覈如果臣言不謬
 乞先將厚光賜勅一道代府理事以俟議定仍令
 載璽襲封鄭王庶公論有歸藩務有統使臣得以
 遂調攝之私延旦夕之命遵朝廷之例白祖父之
 寬明彛倫之序守禮讓之節如此則不惟臣荷再
 造之恩雖臣祖父地下有知亦永戴聖德矣臣舉
 家存歿不勝感激
 激瞻仰之至
 議正倫齒疏
 臣聞孟子曰設為庠
 以明人倫也論語曰入則孝出則弟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又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

為仁之本與王制曰凡入學以齒然則古者教人
 之義無不皆以孝弟為本倫齒為先近代議學惟
 重文章不明倫齒非古人設教之本也孟子曰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則倫齒者治平之本
 也而其其在宗室之子弟則尤為切要而不容一日
 緩者蓋其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方離提
 抱而趨承奔走者已滿前矣其所狎聞習見者無
 非以尊臨承卑頤指氣使之態而一毫之挫抑未經
 焉若不教以倫叙之分長幼之節使之優游涵養
 于禮教之中以漸培其謙卑遜順之心而潛奪其
 傲慢驕矜之氣則以之事上而難乎其為上以之
 臨下而難乎其為下所以德器不弘才猷不進宗
 人雖多舉皆不堪任用者其弊正坐是也合無今
 後無論世子郡王將軍中尉已未受封有無爵職
 凡入學者但視其名以別其齒係木傍者必在火
 傍之上係火傍者必在土傍之上如是推及無名
 之宗使知長幼之序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馬行徐
 行後長者謂之弟弟則重之以賞疾行先長者謂
 之不弟不弟則示之以罰一坐一立各有定位或
 行或止各有常儀如是則下不僭上少不陵長恭

敬揖遜之風行而展親睦族之效臻矣又何難于昭明時雍之化也哉愚雖不肖其於倫齒之說得於父師之所講明者素矣故於五疏所陳不曰重民命則曰重天倫反覆數千言不一而足者為是計也或者不察以臣為超祖父之讓忘父兄之讎則寬之又寬矣夫庶子襲封不許越次此要例之文也設使臣祖父襲封之時在要例既頒之後則所見亦如臣設使臣今襲封之時在要例未頒之前則所見亦如臣祖父即孟子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亦即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意也在臣祖父則可在臣則不可臣將以臣之不可學祖父之可豈敢以已之能讓形祖父之不能讓哉長幼天倫至理在是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是以叔齊雖父命有所不受魯戲雖受君命亦有後患也臣縱不為利害計寧不為綱常計哉蓋綱常倫理本於天命固不得以人之思讐變易之也昔在成周蔡叔流言欲害周公賴天王聖明先抑而後伸周公既歿伯禽蔡仲未聞相讐蔡桓請謚魯史褒之夫魯蔡世讎而仲尼不削何也及至周衰紀侯譖齊齊侯滅紀始有九世復讎之說當此之時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紀綱廢弛私欲橫行故得恃其強力以復思讎豈盛世所宜有哉臣惟不敢以人欲廢天倫不敢以私讎害公義故於盟津事既昭雪之後不得不遵要例以建白于君父之前也邇者巡按御史案臨懷慶與府縣官會議有云世子累疏辭爵誠懇可信在我不為奪在彼不為辱不然反使無光臣聞之曰此真知臣之心者也但舊巡撫已去而新巡撫未來未會藁代奏耳臣今年五十八交新年五十九將六十之人也痼疾纏綿日甚一日寧可以待之乎伏願皇上憐臣衰病之年取臣重倫之念將臣五疏陳乞俯賜俞允俾臣與臣子翊錫皆得以久嬰疾病倫序未妥之故准辭封爵以就閒散勿遺寵斷之譏則不惟歲額減而天下享厚生之澤抑且倫齒明而率土洽正德之化矣夫如是則臣志始遂而臣死無憾

賀仲軾政事疏 奏

也下情未敢擅便伏乞聖裁

懇乞聖明留心政事以自為社稷計事臣聞古之人有言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豈故激言之以過警君心哉蓋天下者君之所以託身而政事者君之所以經理乎天下者政事治則天下安政事

不治則天下危天下有安危而君之安危以之君之於天下惟其有相關之勢故君之於政事不宜存自逸之心是以政不正則君位危君雖欲自怠於政事其於天下相關之勢又焉可釋也豈曰無臣然任天下之事在臣運天下之機不在臣君心不用於天下之政事雖在社稷之臣無能為也故勿謂有君天下之樂而忘君天下之務也天下無一日無可憂之時則君心無一時無可憂之事憂在天下不在耳目之前也耳目之前則何憂之與有清燕之中意之所之而適目之所至而悅有玉帛之陳有玩好之奉其意宜無不娛不知以天下奉內庭故內庭治若夫十步之外已不聞聲百步之外已不見形天下雖有至危至急之象然遠不接於耳目則亦何從而覺之故囿耳目於帷牆之中者此玩天下而輕政事之病源也臣今惟願陛下思治而已矣陛下不與外臣接見近二十年矣自謂今天下之事勢何如也亂形滿目識者寒心然曾不聞有警戒之實修舉政事之意焉何也母亦謂中外之臣可以託職業鉅細之事可以稍忽畧耶不知事無鉅細皆陛下所以守天下之事有

一事之缺即受一事之蠹其敝定有所歸若夫中外之臣雖久不過一考再考輒已釋負而去曾不能有一事之計也閣部去不失為閣部臺省去不失為臺省百司去不失為百司獨有天下之政事治亦歸之陛下不治亦歸之陛下夫以千萬年託身之政事付之三五傳舍之臣子即使人人盡職事事修舉尚宜有不遑暇逸之意而况惟異盈於几案災祲遍於省直正救焚如恐不及乃於天下之事槩視若可行可止而曾不一心稽之臣竊以為過矣即欲以修政立事之義責之臣工豈知臣工之勤惰實視乎陛下之精神如陛下日以政事勅勵臣下則誰敢不竭力以盡其職惟不自以政事為意則觀望偷安是固中人之通患而况乎有不得行其職者哉至於不得行其職則泄泄者日幸有所借以逃責即惘欵者僅亦無可奈何以盟心惟陛下則雖欲終置之有必不可得者臣是故願陛下思之也誠一思之則知今之所荒廢而不可得者皆身之所不得釋其負而臣之所不得代其憂者雖日不遑食夜不遑寢猶未足以喻今日之急也臣敢畧以近事徵其實夫天下期於治非

陛下所欲耶然天下豈一手一足之能爲乎故君
任官官任事舟楫鹽梅自須有此共濟官爲事設
不爲人設也今臣工之職強半虛懸從古朝寧之
荒涼未聞有如此時陛下忘建官之思耶夫祖宗
慎重各器必不設虛位以資臣榮臣子苟竭悃誠
何必崇階後可事主第分職授政事有必行而主
爵之臣責專任職不得不爲是懇懇也補續之不
得於是苦無可奈何耳若以三年計之則今日救
補曠官之臣不盡皆三年前救補曠官之臣也是
諸臣之憂曠官者有時可釋惟陛下之官則至今
而猶曠耳且此所曠之官其大者則腹心股肱其
小者亦耳目手足廢此而欲幾天下之理臣未之
前聞矣故缺位釀叢脞之患無人示廟堂之輕蓋
臣聞國有展采錯事之臣則朝廷治有才德慎服
之臣則朝廷尊有威名折衝之臣則朝廷安是以
文王寧於多士而堯舜急在親賢厚植而廣培之
猶恐不足况寥寥乎以此言之則虛空無人此士
不得用之患乎抑陛下之患也臣謂官有所必設
而不能終置者此也人主以天下之力養天下之
氣氣實於內則形固於外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氣

足以勝之也氣者何財是已故凡敗管可救惟民
窮財盡之敗不救氣竭故也今國家之財幾盡矣
衿捉肘見不堪之象卽古敝國所不聞猝然有急
臣不知所應之矣然未見求所以裕之道者陛下
忘理財之思耶且夫今日之物力今日之經制皆
昔所謂三年蓄而一年餘者也今豈惟無餘詔出
苦不足矣計臣急則那移臣不謂那移非救急之
一法也而謂那移非計部宜有之事計部受天下
之灌輸天下之財皆歸焉今反以大海而借潤於
細流尚何以爲國家以全盛之日負彌貸之名亦
足醜矣此豈可幾百年之治安乎且使稱貸而果
足以裕用也亦何非朝廷之財乃前貸問寺而問
寺以計部竭矣今又貸內帑然內帑陛下固不發
臣謂卽發亦終須盡耳何也不求其所以生而第
見在之是竭又不塞其所以耗而惟泥沙之是供
雖滄海不足實漏卮况有限之財乎故今日之不
足不在於入之虧額而在於用之無經惟聖主自
懷永圖自酌長筭勅責計臣實心料理猶是賦也
昔何以足今何以不足敝於何事匱於何時今求
於何始嚴而力剔之勿使仍以因循誤國計陛下

又當念一經一費莫非公財卽一鎊一銖不以輕假從此制用有常猶庶幾不失三年之艾不然但徒責之計臣則計臣方東那西補自謂無可奈何若不不幸至於困急不支以一官謝耳何益哉倉皇失措之形終須國家受之臣謂財有所必理而不能終置者此也陛下知天子之所以尊乎蓋萬民拱衛之以共成此勢也民附則君寧民離則君殆此中相與事最切而情獨深故明主不以四方之無事爲安而惟小民之依是念豈敢使其茹荼飲痛而漠不相關也且夫以天子之尊四海之富何所不逞欲而必欲與民爲怨咨以自輕其勢則惑之甚矣臣聞之曰父母元后父母而後元后也奈何十餘年來忍使其宛轉於礦稅之敲殘哉而又重之以災祲之洊至熒熒小民所餘幾何聞遠天高誰爲軫念雖云祖宗固結深厚然急不擇死勢豈自由若及今撫之則社稷拱衛之赤子也若積此離之則潢池揭竿之餘民也今請命之章日聞而推恩之令未下陛下忘子民之思耶臣竊謂今之所稱無可奈何惟民最甚誅求而不敢怒也忍死而無所歸也此誰非陛下所憑藉之以固其基

者而令至此極也夫萬民安陛下乃安陛下與民豈得分之而爲二哉今天心降災不止有司吊災不勤百姓救死不贍此何非陛下所當展轉而焦勞者耶載舟覆舟古人以之喻君民之間若之何不惕也夫上執事權但一念存恤卽可以迴欲死之生民惡亂亡誠一日撫定乃自以鞏百年之固今逃移遍於四方草澤亦旣屢警則多方利濟是豈可須臾緩耶至若內府餘金十餘年所積豈但千百萬陛下亦安用此夫民方困時易德耳儻分毫未之惠擇痛苦之民而蘇之則豈但推食存如傷之痾抑且及時寓收心之機夫天下有民何患無財天下無民何得有財有積必有用用之此其時矣雖然卽亟行此亦僅濟急之權未盡休息之理也總之二百年愛戴之民至於今而憂離合矣寒心哉且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今國家虛耗財用所急需可徒責之骨立之民乎此又未論民散卽民貧而國已受病矣臣謂民有所必恤而不能終置者此也國以士爲幹士以氣爲主宋臣蘇軾有言賢人君子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

耳此言豈特為臣子告艱蓋以尋常之臣既無能
 益損於國家而氣節之士遇合又甚不偶欲人主
 長知此意而勿自奪其士之氣也今天下之士氣
 何如哉自以礦稅之故困辱於中人於是始不振
 矣司馬遷曰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蓋自昔已
 然奈何以陛下之士恣寺人之侵辱耶雖有罪不
 受况無罪乎雖中材不受况豪傑乎此損失士氣
 之大者也數年以來天下之士言念及此莫不痛
 心悲惋謂不意養士之朝而一旦輕士乃至於此
 思昔祖宗培護愛惜之心其謂之何惟冀陛下且
 久覺悟毅然洗此垢辱然至於今幽繫尚未盡釋
 鬱抑尚未發舒陛下忘重士之思耶不知此其敝
 不在士也蓋其無可奈何者在困抑之諸臣而蕭
 落未易振復者在國家之元氣也士氣興衰國運
 隆替從古相維故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之所言
 古今明戒漢唐之世皆以易此致敗胡可輕啟其
 機也乃今又不獨此矣夫國家於人用之則使展
 布其四體不用則使明其進退之節今用則不用
 舍則不舍若進若退之介豈其所以禮臣而不進
 不退之身安可責之事主虛糜朝廷之爵祿養成

臣子之鈍頑又豈所以勵士氣而厚國脉哉臣謂
 臣有所必體而不能終置者此也臣子以節義事
 主不過去留兩途朝廷以黜陟御臣惟有是非二
 字故聽斷迅於風雷則賢奸判於蒼素臣竊觀邇
 年以煩言日熾清議莫憑三二年間幾成黨禍今
 日一人參明日一人救明日又復參則又復救紛
 然爭議廟堂遂成訟府亂國是損國體豈惟二百
 年來所不聞即自古至今亦未有也此何可長也
 而迄今未有一言以斷之徒使君子短氣小人肆
 志陛下忘定國之思耶夫有一人即有一人之賢
 否有一事即有一事之虛實如某人參某人某人
 言某事某人救某人某人辯某事就中肯綮情節
 勅部院從實議奪一切枝詞蔓語削而不論得失
 互存則囂爭自定朝議國體不終日而兩得之今
 之為君子者曰陛下不處分無可奈何今之為小
 人者亦曰陛下不處分無可奈何陳言者不得直
 其詞則蓄謀而忿爭受官者不得治其職則瘵官
 而待罪可否稽廟堂之衡進退失臣子之據非小
 患也况競議論而忘國恤既非方躡之時所宜釀
 歲月而固黨援必至漢唐之轍再見故臣因感諸

臣之構爭而竊虞國家之隱禍今煩言雖覺少息然乃三鼓之垂竭非曲直之既判也夫使議衰於力倦安用國家之紀綱長競心而笑萬世莫甚此矣今爭心未平勢求必勝正君子小人中分消長之時尤治亂剝復喫緊轉移之候語曰正朝廷以正百官臣謂事有所必辨而不能終置者此也國家千萬年根本之重在於儲嗣古今千百年興亡之跡在於考詢凡人居得意之中不能見未然之事况大君之子生於富貴者乎艱難既所不習物理又未素嫻雖或告之以見前成敗猶將玩忽而不肯信惟是圖史一脉記古人之事出古人之口治亂興亡何以迭代小人君子何以消長千古一轍法鑒具備時時省玩使知世間果有此安不忘危之事庶有以開發其性靈而畏悚其心志耳是以三代有道之長必歸本於早諭教正為此也今皇太子以主器之重承歡陛下之前天性之至愛萬年之長慮聖心自喻自切豈臣子能形容其彷彿惟是邇來講席不開且八九年天下臣民其切切杞憂切切延竚不得視為無可奈何而在廷臣屢懇竟未能得又真似無可奈何陛下忘勞愛之

忠耶然善敗安危之故終不可忽而天地祖宗之托終不可輕也以此言之則今日之學與不學而聖心之憂勞可知也奈何以寒暑之小愛妨毓德之大功耶昔仇士良不欲人主讀書可為永鑒惟為宦官官妾所甚便故為賢人君子所深憂况儲嗣一身以冲年履豐豫之會耳目又最易移染者乎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賈誼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臣謂儲有所必訓而不能終置者此也此皆諸臣今所不能得之於陛下而相與付之悠悠者也然陛下會謂此數事可得而置之耶抑不可得而置之耶忘而置之必使至於勢極敵見欲置不能欲悔不可則無可奈何獨在羣臣耶抑亦在陛下耶可以思矣至於一切政事其叢廢而因以自悞者皆類此其至於無可奈何而終亦不能置者亦類此總之天下之事無一不為陛下之事陛下憂勤於天下之事是乃自理其無可諉謝之事故事不能釋陛下下亦不能釋事為君之難自古記之今精神有二十年之玩易則政事有二十年之廢弛夫政事之廢弛至於二十年則亦蔽極思反之時矣豈以法官之清宴不異於二十年

之前遂謂天下之事勢亦然可終置天下於不念
終付政事於不急也臣聞唐虞無爲之治也然曰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未嘗敢專諉之皐夔而
不聞漢文刑措之主也而賈誼警之積薪厝火亦
不欲其專責之絳灌而自逸誠謂天下之治與不
治在政事政事之治與不治在君心是皐夔稷契
之臣所不能助其力而人主自爲藏身之計亦不
敢坐責之皐夔稷契之臣也彼聖主猶不敢托之
聖臣而釋其憂至安猶不敢忘乎至危而玩其治
且如此况居今之時可舉天下之政事付之深居
高拱之中哉今以常日臨御幾成曠世之奇蹤便
殿訪延亦若終古之殊遇從古幾見否隔如此可
以望達上下之情長享安寧之治乎今天下敝極
矣憂時者恨不能盡言也惟是陛下不知政事之
切身則視人適政間總屬尋常繼之以畫地指天
痛哭流涕然不以爲迂則以爲過厭棄之生恒必
由於此卽臣之所徵數事固取陛下不能終置之事
以建白之所謂尋常實皆陛下所不能終置之事
而今乃皆使之無可奈何矣固謂敢深言天下事
也臣惟願陛下於靜虛時一熟思之庶真知天下

